

★ 说句心里话

岁月牵挂

■ 朱有华

20世纪80年代,我当兵离开了家乡。家里兄弟姐妹多,哪一个都是妈妈操心的伢子。但因为我不在她身边,又当兵扛枪,妈妈对我更多了一份牵挂。

那时,我与家人主要靠书信联系。有一年,全军首届新闻学专业招生,我报名参加,发奋备考。爸妈知晓后很高兴,写信叫我安心复习。考试刚结束,我受命前往边境参战,与家人短暂失去了联系。两个月后,家人终于收到我寄自边境的信。后来听说,收到我从前线寄回的信,妈妈非常担心,时常默默流泪。

我被军校录取后,接到了回撤通知,便穿着沾着边境红壤的军装,提着洗漱包和一只战地配发的塑料桶走上战场。此时,我即将就读的军校已经开学,但对从前线下来的学员,学校明确可晚两天报到。于是,我报经同意后,转道回老家。

我到家的时候,妈妈正挥动一个大扫把埋头扫地。

“妈妈!”我快步走到妈妈身后,深情喊道。

听到我的声音,妈妈愣了愣神,转头甩下手中的扫把,一把抱过我,说着“乖乖,你回来啦”,泪水洒在我的脸上、手上,还有心上。

军校毕业后,我回到了原单位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我和妈妈开始了手机联系、手机通话。妈妈不识字,但她记忆力很好。我什么时候打电话,说了啥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随着年岁增大,妈妈对我的想念越发强烈,但她还是对我说:“你工作时,别走神。我没什么事,不打电话给你了。你没什么事,也不要打电话了。”

渐渐地,我和妈妈形成一种默契,每周通一次话。于是,每到周末,妈妈都满怀期待地等我电话。如果哪周我没有打或迟了,她开口总会说:“忙,就不要打(电话)了!”

几年前,我转业到地方工作。到了周末或节假日,只要走得开,我都会赶回老家陪陪妈妈。每次见面,妈妈的心情都很好,80多岁了,非要亲自做饭给我吃。妈妈年轻时常听别人背诵“老三篇”,便默默记在了心里。饭后,她会给我背诵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。有次背诵完,我开心得直叫好,妈妈却一脸认真地对她说:“你背一遍。”我只好惭愧地笑笑。

2016年春夏之交,妈妈患了病,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后来,她每天只能靠止痛药扛着。

做儿子的我,每次看到妈妈憔悴的样子,心如刀绞。工作之余,只要一有时间,我就给妈妈打电话。一开始,妈妈还对我详细说她的病情,后来,她担心影响我工作和情绪,竟改口说“没什么事了”,有时还强打精神,以轻松的语气说“好多了”。妈妈愈是这样,我愈难过。

去年8月1日,正好是星期六。我从南京赶回老家,给妈妈过生日。妈妈的生日其实是阴历六月初五,即去年阳历7月25日,因为我当时工作忙,走不开,和家人商量后,把妈妈的生日宴挪到了“八一”建军节。这天也恰好是我曾经当兵岁月有着密切关系的日子,妈妈同意了。

那天,妈妈吃过止痛药,坐着轮椅,来到村里一家小饭店。家人们围着她,为她送上生日祝福。妈妈看起来非常开心。从饭店回来后,已是晚上9点多。妈妈有些累了,躺在床上休息。我转头准备到镇上一家宾馆就寝。这时,妈妈挣扎着要坐起来,不让我走。我答应妈妈,就在靠近妈妈卧室旁边二哥哥的房子里住一宿,她这才安心。妈妈拉着我的手,也不说话,慢慢地合上了眼睛。

给妈妈过完生日的日子里,我常常想起妈妈过生日那天的样子,也更加频繁地与妈妈联系。然而,生日宴半个月后,妈妈就永远离开了。

妈妈,又是一个周末,您听到儿子心里的想念吗?

界碑温度

■ 熊振翔 郝超

天微亮,萨尔布拉克草原,云彩聚集在天边,泛着淡淡的红色。

沿着蜿蜒崎岖的牧道一路向西,一栋由深褐色土块砌成的房子在霞光中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魏德友和刘景好的家,也是方圆50平方公里唯一的住户。从这里再向西走一段路,就是中哈边境173号界碑。

今年81岁的魏德友,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退休职工。他用一双厚实的脚板,巡边57年,被誉为边境线上的“活界碑”。

每天早上,魏德友和妻子刘景好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在家门口升旗。在屋外的一根木旗杆前,刘景好拽紧绳索,魏德友奋力挥动右臂,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展开。每当看到鲜艳的国旗,魏德友和刘景好的心中就会升起一阵自豪感。

升完旗后,魏德友和刘景好就会揣上几个刚蒸好的馍,带着望远镜、收音机、军用水壶,一起走出家门,开始一天的巡边生活。

清晨的萨尔布拉克草原,有一些凉意。刘景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,一路上,魏德友总是走在前面,将路边杂草上的露水提前蹭掉。老伴的举动,刘景好看眼里,暖在心里。

两人一前一后,朝着中哈173号界碑走去。这条巡边路有20多公里,来回一趟大约需要4小时。魏德友夫妻俩一走就是50多年,也从当初的“小两口”变成了如今的“老两口”。

1964年,在原北京军区某部服役的魏德友与30多名战友,响应党和国家号召,脱下军装一路向西,从都市来到边境。

那时的萨尔布拉克草原,土地盐碱化严重,虽叫草原,但实为一片戈壁荒漠。天上无飞鸟,风吹石头跑,地上不长草,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

“既然来了,就好好干!”魏德友暗下决心。

那时,开荒屯垦,没有机械设备,魏德友和战友们凭着手中的锹和镐,硬是在这块不毛之地建起了家园。

1967年,和魏德友成婚不久的刘景好,从山东老家来到了新疆。数千公里进疆路,愈行愈荒凉,火车换汽车,汽车



一个旧军用水壶、一台收音机和一副军用望远镜,这是魏德友的巡边“三件宝”。退休后,魏德友将它们交给了女儿魏萍。这天,女儿巡边归来后,魏德友和妻子刘景好给女儿讲述他们当年巡边的故事。熊振翔摄

转驴车,刘景好好几次想要调头回家。

那天,刘景好一下车,眼前只见光秃秃的戈壁滩,就连魏德友承诺为她准备的婚房,也只是一个刚挖出来的“地窝子”,婚床则是用柳条编制再铺上些干草。

“等这里建设好了,咱们就可以荣归故里了。”在魏德友“连哄带骗”下,刘景好留了下来。

萨尔布拉克草原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通道。到了冬季,这里狂风不止,一场暴风雪下来,可能几个月出不了门。有一次,魏德友和刘景好好像往常一样巡边,突然天气骤变,狂风夹杂着雪花,席卷了整个草原,天地间顿时白茫茫一片,能见度不足1米。

魏德友凭记忆分辨着来时的路线,最终还是迷了路。10多个小时过去了,当前来营救的新疆塔城军分区额敏河

边防连官兵找到他俩时,魏德友的双脚脚趾已严重冻伤,送去医院后,险些被截肢……忆起那次险情,刘景好至今心有余悸。

察看边情、修复破损的铁丝网,是巡边时的必要任务。起初,刘景好不会修铁丝网,经常被铁丝网上的倒刺划伤手臂。刘景好性子急,魏德友就耐心地手把手教。渐渐地,刘景好不仅成为了一名熟练“钳工”,而且还学会了在草原上判断方向、天气及边情,成为魏德友巡边中的得力助手。

有一次,魏德友不慎从马上跌落下来,摔伤了腰椎,只能卧床休息。那段时间,刘景好独自一人去巡边。一天,刘景好攀爬一处断崖时,脚被尖锐石块割了一道很深的口子,但她咬着牙,忍着腿继续巡边。巡逻结束回到家,魏德友从床上爬了起来,一把抱住她,眼

泪直流。

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,恶劣环境和艰苦条件只是魏德友夫妇俩需要面对的困难之一,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如影随形的孤独感。

因此,巡边与边防官兵碰面,是夫妻俩每天都期待的事。每次碰面,魏德友夫妇俩和官兵都会相互敬礼,有时还一起巡逻。

魏德友夫妇看到边防官兵执勤巡逻辛苦,经常邀请大家来家落脚休息。一次,巡逻官兵在他家吃完饭,塞给魏德友50块钱。他光着脚追上去,硬是原数送还。

还有一年冬天,魏德友和刘景好听说连长许彬的妻子怀着身孕来队探亲后,从自家鸡窝里拣了一筐鸡蛋,在雪地里相互搀扶着,爬过山丘,到连队探望。

★ 两情相悦

把天上的云送给心里的芸

■ 杨希圆 崔志勇

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,认识了黄芸。他打听到黄芸喜欢看云,便在一个周末约她去黄山。

“你喜欢看云,我以后带你从南看到北,从春天看到冬天!”周上海鼓起勇气说。

黄芸看着这个表白都结巴的男孩,笑着点了点头。

毕业季,周上海对黄芸说,他想去当兵。黄芸也认为当兵很光荣,便对他说:“你去吧,我等你。”

周上海入伍到了经常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的新疆。后来,周上海选晋了士官,黄芸毕业当了老师。

2014年,周上海与黄芸举行了婚礼。婚后,黄芸向单位申请去新疆支教,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,推迟到了今年。今年年初,周上海申请好家属房,等着黄芸搬进来。

就在这时,周上海接到执行任务的命令。尽管单位有留守名额,但作为驾驶员班长,周上海明白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的重要性。但另一边,妻子好不容易能来驻地了,他却要走……

当周上海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黄芸后,黄芸陷入了沉默。一向被战友们称为“铁血班长”的周上海,心中五味杂陈。

高原上,周上海休息的时候,常常盯着那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到的云。高原的云是这个模样,飘到黄芸那里又是什么样子?周上海突然想到了什么。

从那以后,每到训练间隙,周上海都会从作业包掏出纸,对着天上的云临摹。画完后,他还会在空白处写上自己想对黄芸说的话。

“亲爱的芸,这是我在高原给你画的云。高原很漂亮,守望大好河山时,想起家里有你,我就高兴。这朵云是在巡边界碑时画的,这朵云是大雪封山整一个月画的,这朵云是执行任务后休息时画的……”



圆梦

■ 杨力

方。村里有个姑娘,也就是我的外婆,很倚靠他,托父母和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提了几次亲,但外公直到听说打仗完后才答应。

外公一个人的时候,经常遥望天边,一坐就是半天。外婆问他:“是不是有些不甘心?”外公点点头。

外婆最懂外公,每当外公表情凝重时,就抚着他的胸口安慰:“好了好了,等咱们有了孩子,让他接你的班吧。”

两年后,孩子降生了,是个女娃。我母亲到了结婚年龄,带回家一个憨厚敦实的小伙子,征求外公外婆意见。外公端详半晌,对小伙子说:“你们结婚我没意见,但有一个条件,结婚后,你要报名参军。”

婆忍不住嗔怪外公。

外公也不多言,转身从衣柜拿出当年的军装,摸着军装上的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几个字,认真地说:“家里有人,家才兴旺;国家有兵,国才能安定。”

父亲点头答应。

父亲在部队当了8年兵。他转业时,我已经可以带弟弟满山跑了。外公经常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,让父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

★ 家事

外公被人从朝鲜战场上抬下来,是1952年的冬天。他醒来时,正躺在丹东的一家医院。

医生告诉外公,当时敌机投下炸弹掀起的石块,砸在他的胸膛上,他的几根肋骨碎了。

外公在病床上躺了近两个月,终于捡回了一条命。他要求重返战场,但部队没有同意,因为医生建议静养。外公倔脾气上来了,说:“打不了仗,也不能给大伙添麻烦,我要回老家种地。”

外公回到老家后,当了村主任,每天带领大伙搞生产,说是用行动支持前

